

这世上很多事都在原谅之外另有打算，
说出原谅之时，
兴许已是失望透顶。

配婚令

赵熙之——著

天子令下，全民配婚

媒官被迫牵线
良缘背后竟是惊世阴谋

最具看点的

古代媒婆生存实录 斗智斗勇的爱情权术战



甘肃民族出版社



配婚令

赵熙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配婚令 / 赵熙之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21-2869-0

I. ①配…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117号

书 名: 配婚令
作 者: 赵熙之 著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何晓霞
封面设计: 谢 翔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409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 000套
书 号: ISBN 978-7-5421-2869-0
定 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他偏要卖菜
010	第二章：大澡盆不简单
018	第三章：不速之客吗
026	第四章：叔公啊
035	第五章：群芳
046	第六章：口弈
057	第七章：黑心肠
082	第八章：软肋
093	第九章：保释
104	第十章：光明正大
115	第十一章：田螺郎君
129	第十二章：试毒
141	第十三章：平衡
151	第十四章：金吾卫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62	第十五章：小楼
174	第十六章：局中局
185	第十七章：最长的夜
196	第十八章：你也蛮拼的
207	第十九章：原委
218	第二十章：是我
231	第二十一章：迟
240	第二十二章：忍耐
254	第二十三章：呼吸
265	第二十四章：果儿
277	第二十五章：两边
288	第二十六章：送秋雁
302	第二十七章：姻缘
311	第二十八章：你不会想得到的



第一章

他偏要卖某

人间四月，天气早早地热了起来，满城牡丹在这烈日的炙烤下也委顿了下去，摆出一张张臭脸“昭告天下”——不高兴，离我们远点儿。

不高兴的不止这些娇气的家伙，还有举国上下适婚的男男女女。

虽都是不高兴，但人与花不高兴缘由到底是有差别的。

适婚青年男女们心中不爽的主要原因是皇帝陛下颁布的一道配婚令：凡到了适婚年纪的青年男女，半年内必须自行婚配。不然到时候官媒上门逮着你就乱凑对，到那份儿上，个人意愿统统靠边站！

身为大地主阶级代表，皇帝陛下的想法既朴素又实际——急缺劳动力，田地又荒了，朕不能等着饿死，小青年们别整天叽叽歪歪的，到年纪就赶紧成亲生孩子，多为朕贡献生产力。

初衷很美好，但政策要落实起来连月老都要愁哭了，这哪是人干的事？

一翻户籍，居然有这么多未婚的男男女女，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爹娘到底在想什么？

各地的官媒衙门一时间都是满腹怨气，长安尤甚。天子脚下，自然要做表率，地方上的衙门也许能偷个懒，京都的……还是不要做梦啦。

南山坐在一群怨气冲天的媒官中间，打了个哈欠。

她很想要睡觉，可没法睡，周围“嗡嗡嗡”的抱怨声吵得她脑仁疼。

撮合婚事也分三六九等，在这非常时期，首先要照顾的自然是士族权贵家的男男女女。为确保这些人能闭上金贵又啰嗦的嘴，安安分分地接受半年内成婚这个现实，就必须保证优质资源在阶层内部先消耗掉。



南山装模作样地思索了一上午，只为给一个叫裴渠的家伙找对象。

这位仁兄家世太显赫，按门当户对的标准，举国上下能许配给他的女子不多。按理说选择面这么窄，应是很好挑选的，南山犯不着海里捞针似的在这茫茫户籍中寻找。

可不这样的话，还能怎样呢？

这位仁兄从番邦回来后，半个月内就将长安城中合适的士族女子拒了个遍，甚至还拒了个小郡主，理由是——欠缘分。

裴家长辈无可奈何地发了话：“良家女子即可，只要看着顺眼。”

“‘看着顺眼’！说得轻巧，哪家娘子愿抛头露面给他看哪！有标准不如没标准，活该一辈子——”当时给裴家说亲的三品媒官回来后气急败坏，硬生生地咽下了最后几个字，紧接着恶狠狠道，“且等，等半年后看他还能怎么挑！”

“哦，他还可以出家当和尚。还有，愿意抛头露面给他看的长安娘子的确数不胜数，至少可以从这儿排到辅兴的胡麻饼铺子，唉，又饿了。”另一个三品媒官听对方抱怨完，直截了当又可恶地用食物转移了话题。

这难题一直悬着，最后丢给了南山。

南山虽只是个九品媒官，却是小有名气，且有个外号叫“活户籍”，意思是她已将户籍背烂在肚子里且能随时更新，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禽兽。

都说南山如果不是女儿身，定能有大出息，也不至于和一群人窝在这官媒衙门里挣跑腿饭吃。但南山却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不跟人结仇也不跟人掏心窝子，看着傻呆呆老好人样，事实上是个人精。

南山不爱吃东西，不爱吃东西的人大都内心强大，无坚不摧。

故而她中午又是什么都没吃，径直就从官媒衙门出发了。

她将十几卷美人图塞进包袱里，前往此行目的地——洛阳城。长安距洛阳不远，脚程快些，骑马也就需一个昼夜。可南山雇了辆破驴车，颠簸着到洛阳时，已是第三日中午。

南山赶到洛阳，找的正是这位裴公子。

进了定鼎门，东边第三街再往东，自南向北第一坊，称作“归德坊”的，便是这位裴公子当下住的地方。

裴氏一族出过无数显贵，有将军，有相公，皇后、贵妃更是不少，地位可谓十分显赫。裴渠在同辈中排行第七，家学渊博，才情惊人，十几岁便入了秘书省，和南山差不多，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禽兽。

得苍天眷顾的人生便是如此了，可没想到，这位仕途一片光明的裴家七郎，却在名头最盛的时候只身去了番邦小国，九年过去了，如今回到故里，已近而立之年，却依旧是孤家寡人。

除了在婚娶之事上的古怪，他归国后的一切动向更是奇怪。

裴渠归国之后未回长安本家，反倒独自跑去东都洛阳寻了个小宅住下，不关心朝政时局，只惦记着府里的几分菜田。

没错，君子不爱朝堂，不爱书本，不爱女人，迷上了种菜。

裴君恐怕是在贫瘠的番邦小国吃不饱穿不暖，不得不自力更生，才将自己修炼成了一代种菜大师。

君子在异国他乡既要读书，又要教书，甚至还得种菜，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南山想，不知裴渠是风雅地种菜呢，还是粗犷地种菜？她背着包袱一边在坊间穿行，一边思索，还得一路寻找裴府的具体位置。

天气的确很热，南山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忽然耳朵一动，她双脚陡然离地往旁边一跳，眼见着就有一盆水自楼上浇了下来。

“哎呀！”

南山循声抬头望去，只见一位刚沐完发的妇人探出头来，笑嘻嘻地望着她：

“郎君避得好快，奴家也是一时粗心，实在对不住，还望郎君不要怪罪。”

南山既然已经避开了，也无心怪罪她，只打算继续行路，可后面却有一大哥嚷嚷道：“不看清楚便往下倒，这回是这小郎君避得快，换下回呢？淋了人一头一脸的，你说声对不住就完了，被淋到的人多闹心哪！”

南山循声看去，只见那大哥挑着担子，前后两个筐已是全空。

那妇人瞅瞅挑担大哥，嘀咕道：“这位郎君看着……似有些眼熟哪。”

“当然眼熟，我便是上月被你的沐发水泼到的倒霉蛋！”大哥说话间摆了一张不大高兴的脸，“亏你还认得出我，倒沐发水这事儿也不见你长记性！”

这位大哥膀粗腰圆，看着颇有些唬人。妇人一时间有些愧赧，正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大哥又道：“你下回记住了，一定要瞅清楚再往下倒。再被我发现，我便揪你去坊正那里说去！今日我甚忙，便不与你计较旧事了。”

说着他挪了挪肩上的竹扁担，继续往前走，行至南山面前还停下来瞥了她一眼，一双火眼金睛立时瞧出穿着男装的南山其实是个女人，却也不揭穿：“小郎君是刚到洛阳？去哪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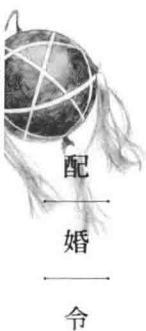
南山脸上登时添了几分笑容：“裴七郎府上。”

“噢。”挑担大哥意味深长地应了一声，又问，“郎君找裴七郎作甚？”

南山的目光从他挑着的竹筐上收回，不答反问：“兄台或许是裴府的人？”

挑担大哥刚想问何以见得，偏头一瞅，看到了竹筐边挂着的小漆牌子，上面端正正地写着个“裴”字，简直是自报家门嘛。他笑了笑，同南山道：“我确实是七郎府上的，不知道小郎君寻我家七郎有何事？”

南山也不绕弯子，只道：“实不相瞒，某是长安官媒衙门的媒官，这次是来给



你家郎君说亲的。”

挑担大哥挑挑眉：“七郎这会儿在集市卖菜咧，我方才是给他送菜去的。”

卖菜？

南山低头轻咳一声：“某只知七郎才华横溢，却没料到郎君还能放下身份去集市卖菜，真是别有一番君子气度啊。”

挑担大哥直白应道：“七郎不过是不小心种多了，又怕吃不完会坏掉罢了。”

“君子不浪费食粮，倒也是美德。”南山眯眼笑，“若是做了哪家东床，岳家恐是要高兴坏了。”

挑担大哥却有些故意要在南山面前毁坏裴七郎形象似的：“不不不，七郎说他只是小气惯了。”

“如此谦虚还会自嘲，七郎果真……”南山作为一介媒官，当然自动忽略大哥的故意抹黑，将话往好里说。

结果挑担大哥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就是小气。”

南山突然不说话了，她低头挠了挠太阳穴，才又问道：“那郎君何时回府？”

挑担大哥居高临下瞥了她一眼，说：“那可要等到闭市了。”

这才开市不久，要等到日入时分闭市，还有不少时候。

既然此时主人在集市而不在府中，那南山此时去裴府也必然是扑个空，更没有在府上等主人回来的道理。

南山道：“既然如此，某便晚些时候再去府上拜访罢。”

挑担大哥略撇了撇嘴，礼节性地同南山道了别，挑着担子走了。

南山目送他离开，略略一想，便转头绕出归德坊，径直往定鼎门东大街集市去了。

一路上蝉鸣声依稀可闻，槐柳成荫，不起眼的榆树花缀在枝叶间也快要开败了。

南山渴坏了，便在街边囫囵喝了一碗凉凉的杏酪对付，她喝完低了头正掏钱袋子，忽闻得街边有人嚷道：“裴家七郎今日又来卖菜啦！”

南山循声不慌不忙地起身，将钱放在桌上，眼看着一帮人往东边街市跑去。

伙计探出头来一瞧，竟同外地人南山解释道：“也是稀奇事情，这位官家郎君又不差钱，偏生不顾身份地跑到这里卖菜，也不知是如何想的。倒是便宜了洛阳城的一众娘子庶仆，买菜还能瞧见这么俊的郎君，可不开心吗？听闻这裴七郎脾气还好得很哩，就是不知为何还未娶亲，实在难猜啊！”

南山听他这样说，索性又坐了下来：“我还要喝一碗——”她顿了顿，“凉水就好了。”

这一碗寡淡无味的凉水她喝得悠然自得，直到日头往西歪了许多，她才施施然

起身，舒服地打了个哈欠，背上她的包袱，出了铺子往东边去。

这时已有贩子开始收摊，南山不急不忙地往前走，最终在一个胭脂、水粉摊前停了下来。

视线所及，是个正在收拾剩菜的青年男子。面前只剩了几根莴苣和几把菠菜，他一点也不舍得丢掉，拿了个布袋子将菜都收了进去。

南山看着他低头的模样似乎愣了一愣，却是不明显。

她浅吸一口气，笑吟吟地走到了那男子面前。那男子收拾好东西，刚向前看，便撞上了南山的目光。

南山觉得这一刻分外悠长，她抬起头正视他，脸上绽出一个笑容，声音在这热闹街市中听起来平平静静：“足下可是——裴家七郎？”

此时日头西下，闭市的八百下鼓声悠悠响了一声，催促着人们离开。

裴渠的青灰衣衫看起来毫不起眼，似已穿了许久，却又不失清爽雅致，尽管和两筐菜混了一整个下午，此时却也干干净净，半点尘土气也无。

南山见他迟迟不答，低下头再看他的手，那手下当正抓着一个布袋子，指节修长，指甲也修剪得圆润干净。

她傻乎乎地看得有些愣，闭市鼓声又响了一下，将她神志悉数拽回。

这才听得裴渠答道：“正是裴某，敢问足下如何称呼？”

南山于是仰起脸回道：“某是长安官媒衙门九品媒官南山，闻得郎君不在乎身家背景，只求一有缘人，故而前来想与郎君商议一番。”

裴渠神色温和疏淡，说不上排斥也谈不上欢迎，只道：“裴某何时说过这样的话？”

何时说过？是了，文人都爱抠字眼儿，哪怕心里是这个意思，只要没一字一句开口如此说过，便不能算是他说的。

一句话堵得南山不知说什么好。她原本伶俐的口齿今日不知怎么却总是不顺当，大约是离了长安地界，到了洛阳便水土不服了？

鼓声在两人说话间不断响起，像催命符似的，十分讨厌，却成了南山转移话题的好理由。她道：“眼下将要闭市，我们不如边走边谈？”

裴渠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故拎着那装了剩菜的布袋子，同南山一道往西走。路上尽是匆匆赶路的商贩，唯他二人走得悠闲。暮光将人影拖了老长，蝉鸣声委顿了下去，槐柳随风招摇，南山忽然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

她低头揉揉鼻子，道了句：“抱歉抱歉。”

裴渠瞟了眼她的侧脸，却又转回头，淡然问道：“南媒官这般年轻，如何会做媒官呢？”

“家中有亲戚便是做这个的，某觉着好玩，便跟着做了。”她说得轻轻松松，



十足的小孩口气，正符合她十七八岁的年纪。

这年头想做媒官并不难，背景干净，有人引荐，背得下户籍，通得了人情，如此便可，再有些其他小本事则更好。

媒官媒官，虽也与“官”字沾边儿，却并非正儿八经的官。哪怕朝廷开恩给了衙门，甚至还赐了品级，但那品级也不过听着唬人，实际上一文不值。

裴渠注意到她说话间措辞语气的变化，微垂了眼帘又问：“爹娘也同意吗？”

“爹娘已不在了，某如今同乳娘一起住，乳娘并无意见。”南山呱啦呱啦说完这些，陡然意识到自己对裴渠而言不过是刚见面的陌生人，许多话并没有必要说得大明白。

她及时住了嘴，正要反问裴渠一些事时，裴渠却道：“南媒官从长安赶来，今晚打算在哪里落脚？”

说话间两人已拐进第三条街，眼见着就要到归德坊了。此时日头已隐去了小半张脸，闭坊的鼓声也响了起来，坊卒千篇一律地一下下敲着鼓，催促着路人赶紧回家。

南山又恢复了先前的生疏姿态，回道：“某在归德坊中寻一客栈住下便是，郎君赶紧回去罢，明日某再登门拜访。”

“坊中原是有间馆舍，如今却关了。”裴渠语声温和，却着实给南山泼了一盆冷水。

坊门将锁，夜禁后不得出坊，不然得作犯夜处置。

南山于是停住步子，脸上微微起了难色：“那……”

裴渠似能看穿她心里那点鬼心思，忽然极顺她心意说道：“倘若不嫌弃，裴某教府中管事收拾出一间客房来，南媒官住下便是。”

南山从善如流，也不推拒，客客气气说：“叨扰。”

裴渠带着南山进了府，迎面便撞见今日中午南山遇见的那位挑担大哥，南山一问才知这大哥乃是裴渠的一名长随，唤作石庆，已跟了裴渠多年。

石庆缠住南山“叙旧”，那边裴渠却是先行一步去换衣裳了。

待裴渠走后，石庆才道：“我带南媒官去挑屋子，可好？”

南山将包袱换了只手提着，点点头，跟他往里去。此时夜幕低垂，坊中鼓声已尽，檐下灯笼闪着微光，廊屋过道中一派洁净。石庆骤然停住步子，转过身来说：“我家郎君极爱干净，南媒官记得到廊屋要脱鞋。”

南山二话没说将鞋脱了，只穿着白足袋便跟着他往里去。

南山走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石庆觉着后面跟了只鬼一般，阴森森的，不由脖子一缩，扭过头看了她一眼。他想起南山白日里避开从天而降的沐发水时那敏捷的反应，竟觉得这小小媒官大有来头。

南山很识相，挑了间极狭小的屋子，屋子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一张靠角落

放置的寝床，没有帐子，床上的藁草席似乎刚被洗刷曝晒过，气味清清爽爽。

石庆说：“南媒官不必客气，若需要什么尽管问我要便是。”话音刚落便走了，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直至撞上了刚换好衣裳的裴渠。

“哎呀！”石庆站定，又小声说道，“七郎可觉着这位小媒官有些可疑？”

裴渠却叮嘱他：“勿要多嘴。”

石庆将这话题搁在一旁，又道：“徐少卿说是要到洛阳来，却又不知是什么时候，可要提前收拾间客房出来？”

“好。”

石庆得了话便转头去忙活，裴渠却是径直穿过了走廊，在廊屋过道尽头看到了南山的一双鞋。姑娘家的鞋尺寸并不可观，一路风尘仆仆赶来，鞋面也不能说干净。

裴渠低头看了会儿那鞋，犹豫了半天，竟俯身将其拎了起来。

而此时南山正在屋内整理她那十几卷美人图，天下人各有长相，若非要讲求一个缘分，那眼缘大约排在第一位。而样貌好一些的，在这件事上兴许能获得更多优待。故而她带了一堆画卷，画的全是美人儿，只愿裴七郎有看得上的。

但说实话，对于说成裴家这门亲事，南山并未抱太大希望，因此她原本就不是揣着必胜的决心来的。她口齿虽还算伶俐，却绝没有到厉害的地步，何况对方还是不好游说的裴家人。

再者说，一个男子至二十七八仍旧未婚，想必自有打算，旁人的干涉其实大多都是无用功。

南山将东西整理好，走出房间，在走廊里舒展地伸了个懒腰。暮色四合，很是静谧，院中是难得的好景致，她却忽地弯下腰，两手迅速一合，“啪”的一声，一只被拍扁的蚊子老老实实在她手心里。

南山靠近吹了吹，想要吹走手心里的蚊子尸体，此时却有一双鞋放到了自己面前洁净的地板上。

南山登时有些愣，她觉得这情形有些似曾相识，竟无端地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她直起身再抬起头，便看到暮色中裴渠的一张脸。

“鞋不要乱放。”他言简意赅，“该用饭了。”

南山的肚子空空如也，但她一星半点进食的欲望也没有。她手脚麻利地套上鞋子，麻木地跟着裴渠一路到了中堂，只见其中摆了矮几，上有饅饅、胡麻粥、蒸菠菜、煮茼蒿，甚至还有简单炒过的菌菇。

看来裴渠确实节俭，卖剩下的菜拿回来迅速烧了当作晚饭，全不浪费。

南山在下席坐了，待裴渠开动后，这才动了筷子。她心底里当裴渠是个小气鬼，一口饅饅咬下去发现是樱桃馅儿不禁愣了愣。

樱桃如荔枝一般，在两京之地可是格外稀罕名贵的呀！



虽高热烹制过，那樱桃却还是原先的鲜嫩颜色，看着极是诱人，但南山刚刚亮起来的目光却又倏忽黯了下去。她将那樱桃饕餮吃了，喝了一碗胡麻粥，又吃完菠菜和茼蒿，最后毫无节制地将一碟子菌菇倒进了胃里。

碟子吃得干干净净，肚皮如愿以偿地鼓了起来，她忍着不打嗝，一双水亮的眸子转了转，在这并不十分亮堂的屋子里打量了一番，正巧撞见裴渠看过来的目光。裴渠也只是淡淡一瞥，随即又低下头吃粥。

南山觉得自己等了许久，才等到裴渠将这顿饭吃完，她腿都要跪麻了。待裴渠起了身，她也从垫子上站起来，甚至不落痕迹地迅速揉了一下小腿。

裴渠先出了门，南山紧随其后。裴渠道：“今晚夜色很好。”

君子总说些没头没尾的话。

南山看了一眼又细又弯不起眼的月亮，心想也不过如此，实在算不上是好夜色。

她因走在裴渠后面，故而也没那么拘谨，连走路姿态都不免随意了些。她壮着胆子忽然问道：“郎君为何这年纪还未婚娶呢？”

裴渠轻松却又认真地答她：“裴某又为何一定要婚娶呢？”

“因到年纪……”南山话还没说完就及时止住了。到年纪便要成亲生子，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道理，但单单这理由却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

这话题实在有得聊，细想其实又没什么好聊，南山自觉闭了嘴，前面的裴渠却停住了步子。

“南媒官穿男装看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年纪这样小，当真清楚男女婚姻的要义吗？”

这话乍一听有些小瞧人的意思，南山却也不恼，抬手揉了揉鼻子，几不可闻地嘀咕了一声：“本也就没什么要义。”

裴渠借着亮光有限的灯笼看清楚她用左手揉鼻子，方才吃饭，她也用左手握筷子。

毫无疑问，南山是个不折不扣的左撇子。

南山注意到他投过来的目光，却是分神又打死了一只蚊子，她出手极快又准，简直是个打蚊子老手。

蚊子遇见了这么高明的对手，连自叹命运多蹇的机会也没有就成了蚊子鬼，实在不幸。南山手心里有血，混着蚊子尸体越搓越脏，她搓着搓着竟觉得心中闷了一口气，仿佛一双手怎么也搓不干净了。

她低着头打了声招呼，称时辰不早不便再叨扰，说完就转过身朝西边廊屋走去。

弯月如钩，透过窗子照进来的光线实在有限，一盏小灯昏昏亮着，于照明一事上几是杯水车薪。

南山对着一盆水拼命洗手，搓得手都疼了这才离了水盆，拿过架子上一块粗布白巾，一丝不苟地将手擦干。

她终于觉得心中好受多了，然周遭蚊虫却是十分猖獗，“嗡嗡”的声音听得人心烦意乱，对南山来说，更是煎熬。

南山感官超群。听觉、视觉、嗅觉都极好，轻而易举便能听得旁人墙脚，暗光中也能读书，鼻子更是灵敏得像条狗。

她不过十七岁，却仿佛已经活了好多年。感觉太敏锐了，大多数时候是活受罪，觉得满世界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她在寝床上坐下，屈指轻叩床沿板子，似乎在算时辰，又仿佛在听动静。

待到房里一盏灯悠悠燃尽，已至深夜，府中静得出奇，每个人大约都已会了许久的周公，只有南山还在低头洗脸。

晚睡的人总是寂寞的，南山擦干脸躺下来，将被子往上拽了拽，觉得这夜像炭火烧尽的灶膛一般，渐渐凉了下去。

她单薄的肩头轻轻颤了一下，终是闭上眼睡了。



第二章

大澡盆不简单

次日南山起了个大早，只看到石庆在走廊里抹地，来来回回速度飞快。那魁梧的身躯忽地在南山面前停了下来，弓着擦地的身子却未直起来，只抬头瞥了一眼南山，道：“七郎一早出去了，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回来。”

南山想这会儿还未开市，总不至于是去卖菜，于是问：“可知郎君做什么去了？”

石庆复又低下头擦地：“七郎没说。”

南山刚要迈出门，石庆却按着那抹布往前恶狠狠地推了一下，挡住了南山的路。南山一愣，只听得石庆埋首道：“郎君还让我叮嘱南媒官，府里夜间似不太平，还请南媒官保管好财物，免得被人窃走了。”

南山点点头：“多谢郎君好意提醒，只是……”她本想说主人不在家，在这儿待着怎么都不合适，结果石庆霍地直起身来，手里拎着块抹布居高临下地打断了她：“南媒官还是赶紧去吃早饭的好，不然要凉了。”

南山这时候并不饿，也不想吃。但今早石庆但凡开口总好像话里有话，让她觉得在这儿待着不是什么太明智的打算，故而最后很识趣地拎起门口的鞋子转身走了。

往后院走时，她路过了传闻中的“菜地”。

旁人家的庭院均是花花草草，裴渠家的庭院则种满了可食用的菜。南山走近瞧了瞧，菜叶上还挂着水珠子，看着新鲜可人，竟也有几分清爽的养眼之貌。

她正凑近了看时，身后忽然蹦出一个管事老头来，黑着脸同她道：“郎君不喜旁人对他的菜好奇。”

“哦。”南山转头微笑，随后收回手往后退了一步，道，“郎君亲手所植，自然极其金贵，是某唐突了。”

瘦小肤白的管事老头却仍旧没好脸色给她看。

气氛尴尬，南山遂又问道：“郎君平日里都起得很早吗？”

老头轻哼一声：“那是自然，郎君晚上总要惦记着园子里这些菜，生怕老了便卖不好价钱，故而天未大亮就要起来收菜，又担心去晚了集市没好位置，坊门一开就带着菜出发了。”

南山顿悟，全府上下不论管事还是长随，似乎都有个共同爱好——不遗余力地抹黑裴七郎。

好好一个君子总被描绘成贪图眼前小利的农夫。

南山还没来得及开口回他，管事老头又道：“郎君种菜卖菜这爱好恐是没法改了，若当真成了哪家东床，那家人定会觉得丢人。”

此乃实话。人好颜面，尤其显贵人家，种菜卖菜在他们眼中是极失身份的事。

管事为了让南山知难而退，连毁形象这等大招都放了出来，却没能浇灭南山的斗志。南山微笑着点点头，算是赞同了他的话，又道：“穷苦人家大约不会嫌弃东床爱种菜罢？”

谁说一定要将你家郎君说给好面子的达官显贵家了……你家郎君在寻常百姓家那是抢手货呀。

管事被她噎了一下，哪里来的破媒官，不知道“门当户对”几个字如何写吗？来搞什么怪！竟还在这府里堂而皇之地住下了，实在可恶！

小老头气得不想说话，南山神色却轻轻松松。正值此时，她耳朵微微动了下——前边似乎有客到了。

很快，府中上上下下七八个人全都列队站到前边迎接，无所事事的南山也垂了个脑袋站在一旁恭候贵客。

这位客人来得并不算突然，前阵子便与府里打过招呼，只是谁也未想到他竟是——一大早就到了。

来客是正四品大理寺少卿，裴渠旧交，徐妙文。

徐妙文此人长了一副极其白嫩的皮相，好像见不得光似的，看着很像不老不死喝人血的妖怪。

南山一眼便认出了他，不仅如此，她还知道这位徐少卿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与谁来往甚密，又和谁有暧昧关系，手里办过哪些大案，和谁有仇，又欠谁人情。

她的确是个禽兽。

徐妙文余光淡淡地瞥了她一眼，薄薄的唇微往上抬了抬，一双明眸在眨眼间翻了个白眼，目不斜视地跟着管事进了中堂。

南山自然不会主动去跟他搭话，她正打算出去溜达，哪料管事却忽地从中堂里走出来，黑着一张瘦巴巴的脸喊住她：“南媒官，徐少卿有话问你。”

南山脸上登时摆出恰到好处的笑容，连脊背都弯了几分。一进门，便见徐妙文在首席坐着，若将他面前那矮几换成高足案，便是活脱脱一副审疑犯的架势。



徐妙文面前摆了一只琉璃碗，里头是拌了糖与酪的樱桃，装得都快冒了尖，可见府里待客其实很大方。

徐妙文慢悠悠地吃着樱桃，抬眸看了南山一眼，吐掉核道：“如今长安官媒衙门都快乱成团了，南媒官竟还有空到洛阳来说媒，待遇真是不一般哪。”

南山觉得他如果真是妖怪，则一定是个蛇妖——白白的，瘦条条的，又敏锐，随时好像要吐毒芯子。

南山拱手笑，全然一副小人物的谄媚样儿：“徐少卿竟还记得南某，实在令人惶恐。长安衙门眼下虽略忙了些，但总不至于乱糟糟什么也做不好，该做的事仍得按着往日规矩来，南某到洛阳，亦只是按规矩行事罢了。”

南山想，不就是去年将你喜爱万分的表妹说给你最讨厌的曹侍郎家儿子了吗？人家是两情相悦，你一个外人有什么看不爽的。

徐妙文又不落痕迹地翻了个白眼。他翻白眼速度奇快，鄙夷之色转瞬即逝，让人难以捕捉，实在是做惯典狱了，连表情都不留下证据。

你说他翻了吗？好像有，却又没看真切。

真是让人憋闷。

南山忽然说道：“不知徐少卿续弦了没有？”

徐妙文眸里藏刀，已将南山刮了千万遍。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南媒官还想替徐某做媒不成？”

南山装傻充愣：“徐少卿若有续弦打算，某必万死不辞帮少卿挑个好的。不过，眼下城中显贵家的适龄女子都快被好人家挑尽了，少卿若再拖，恐是……”

徐妙文很想宰了她喂狗。

但他面上却是一脸云淡风轻：“若当真挑尽了，徐某等那些还未到婚龄的长大便是，没什么好急的。”

简直禽兽！

徐妙文又说：“南媒官也已到了婚龄，难道皇上的配婚令竟对媒官不适用？有闲工夫还不如替自己物色物色。”

南山气量大得很，一张笑脸仍旧十分友善。

徐妙文正要再开口，南山听得有脚步声渐渐近了，她从那脚步声中辨出来者身份，正是裴渠。

她站着不动，直到那脚步声到了身后，徐妙文将裴渠表字喊出了口，她这才转过头，一张笑脸上添了几分恰到好处的讶然。

徐妙文又喊他：“云起，你家糖很贵吗？”他指指那琉璃碗，“只剩了樱桃味，全然不甜。”

裴渠径直走过去，俯身将那琉璃碗端起来，转过身就送到了南山面前：“他不吃就算了，不要浪费。”